

我知道留美华文女作家聂崇彬近年来频繁往返多地搜集资料,致力于为她家族长辈,晚清名臣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纪芬(1852-1942晚年号崇德老人)重版、释读一本书,听上去困难重重,任务不简单。我开始没着意打听,只说,家政学的书好啊,我曾经受聘在上海师范大学女子学院家政课开过烹调课,国内大学家政学没有现成的教材。聂崇彬说,这句话她听进去了。

认识聂崇彬的人大概都知道她的性格,热情如火,雷厉风行,职业、写作、生活交际,仿佛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难倒她,她毫不犹豫回到祖国,踏上寻根之路。果然三四年之后,在众多历史研究者、地方史专家学者、世界各地聂家后人、热心网友等协助下,这本装帧精美的《治家之钥——崇德老人(聂氏重编家政学)的生存智慧》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如这本书的序一作者十年砍柴老师所言,“崇德老人是曾氏家教所养成的女性典范,亦是曾氏家教的继承者。她将曾氏家风带到了上海道台、浙江巡抚等),也将湘中传统的家教带到了沪上。虽然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家政学’这门学科,但曾氏家教却处处洋溢着现代家政学的思想光辉。”崇德老

曾国藩小女儿的治家之道

孔明珠

人在1904年出版的《聂氏重编家政学》一书在我国女性教育方面无疑具有开拓性、现代性,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在家政学方面的重要成果”。

读《治家之钥——崇德老人(聂氏重编家政学)的生存智慧》,第一感觉是亲切,原作者崇德老人著书的初衷是对当年女性群体的疼爱与体贴,这样一份有着明确原则,行为规范、善意提醒,深入浅出的家庭治理守则,能让文化并不是很高的妇女都能看懂,能接受、入心。距今117年之后,老人的曾孙女有志继承祖辈衣钵,将这本对促进祖国女性文明进取立过大功的书,再往前推进一步,在“释读”中不仅文字白话化,语言生动化,而且在观念上融入当代新理念,这就不得不感动,不得不佩服聂崇彬是做了大事了。

此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策划统筹朱志凌。书籍秉承辞书社的传统编排相当合理严谨,有引言、金句、释读、彬言、家语几部分,分层次展示崇德老人百年前掷地有声的治家规矩与主妇应该具备的智慧。“引言”是每一章

的内容摘要和导读。“金句”诸如“慈母育儿之功,大于丈夫之济世”果真是历经百年依旧金灿灿。聂崇彬的“释读”很有功力,她是至今活跃在美国华文文坛的女作家,已出版多部文学著作,本人在女性修身养性、育儿教育等方面经验丰富,她经年来往于中美两国,喜爱在网络媒体上发表时事观察,从文化观念到生活细节无不触及。“彬言”即展示了纯粹来自于她个人最当代最前卫中西合璧的家政学理念。“家语”是聂崇彬讲述亲历长辈家族以及自己家庭有关家教的故事,这个著名的聂姓大家族在世界各地散枝开叶,生生不息,人人自律,传承美好在书中都有体现。

本书装帧设计内页双色印刷,淡棕色与聂家曾家珍贵老照片无缝匹配,崇德老人的原著以图片的方式呈现,端庄典雅赏心悦目。这是一本好看又实用的女性修身养性之作,里面有相当多值得研究、讨论的课题,可以弥补国内有关方面在女性修养教育方面的某些不足。

我作为在新中国出生、成长



皓月当空(书法)刘一闻

的资深主妇,一个关注女性生态的写作者,非常赞同后腰社出版方的话:“今天我们推出崇德老人与她的曾孙女聂崇彬女士‘隔空对话’之《治家之钥——崇德老人(聂氏重编家政学)的生存智慧》,还抱着一个更大的心愿,就是期待通过这本书来唤起全社会对家政学的重视,期待有识之士能够写出几本完全属于21世纪的中国家政学新著,让每一个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融入进新时代。”

生活的口袋

梁永安

人的日常生活,但每一笔都很犀利,专戳人心中最痛的幽谧之处。这本长篇小说里写的是一个作家的爱情困境,深层却是现代男性无处不在的两难。两难犹如一道大裂痕,人生不可控制地飞速坠落。坠落中让他万般焦虑的只有一个问题:妻子到底还爱不爱自己?在传统中,这似乎女性是面对男性绵绵不绝的追问,而在《鄙视》中,位置已经颠倒过来。这本小说写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今天读起来,仿佛是一本新时代男女力量变迁的预告。

和青年作家张怡微、脱口秀演员颜怡颜悦一起聊了这本小说。怡微是中文系的同事,更是我心中的文学之光。一个女生,如何以文学打开自己的人生?她在朋友中十分难得。脱口秀演员中原本只认识周奇墨,去年开始看颜怡颜悦这对双胞胎的脱口秀,感觉她们与其他演员很不相同。别人常常是在各种梗中获得掌声,而她们更注重从语言自身的能量中挖出笑声。这需要对文字、文学有深切的积累,需要属于幽默的智慧。

《鄙视》是本经得起反复读的长女,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会。今天读着,忽然想到了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盲刺客》,其中写:“不管什么事,我们都想知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免伤害自己;如果需要,我们会把双手伸进火中。好奇不是我们唯一的动机:爱、悲痛、绝望或仇恨会驱使我们这么做。我们会无情地窥探死者的秘密:我们拆他们的信件;我们会读他们的日记;我们会翻动他们的垃圾;希望从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那里得到一个暗示、一句遗言、一种解释——他们令我们捧着口袋,而口袋常常比我们想象的要空很多。”现代人不能避免像《鄙视》中的主人公那样无休无止地追问:能不能让相爱的男女之间多一些未知?现代人永远不能与任何人分享的内在感知,哲学意义上的这种主体间性是现代人类的根本属性之一。多一些对彼此孤独的尊重,而不是无孔不入的越界,若是忽视这个关键的尺度,难免倾尽全力,也只会获得一个吞噬人生的空口袋。

不久前,去乡下大姐家,她说在她家自留地里,看到一只野兔,吃掉她家很多毛豆,对此她只是笑笑。大姐家自留地是一块拾荒地,在一座高高的铁塔下,大姐把那块稍稍隆起的荒地,开垦而作。大姐的话语,让我一下子想到几十年前,乡下村民追逐奔跑野兔的情景。

那时初夏,村民忙着收割麦子、油菜籽。随着大片麦子倒下,油菜籽割下收拢,广阔原野一望无际,空气里透着麦子清香,泥土芬芳。此刻,不知谁惊叫一声“野兔”,于是众人骤停弯腰劳作,直起身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当他们看清从麦垛边跑出的野兔时,立马操起扁担,拿着镰刀,举着铁搭,狠命追赶野兔。一时,群情激昂,喊声震天,众人从四面八方围追堵截,田野里就此上演一场追兔大戏。

不过说实在,要想追捕野兔,着实不易。常言“动如脱兔”,此话不假。相比笼养家兔腿软无力,野兔极善奔跑,据说时速超50公

1992年,我受命筹备一家广告公司。当年的老领导王金涵现已年逾八十,在探望他时,他跟我聊起了他的故事,原来他父亲是中国广告设计业的先驱、月份牌画家王翥先生。

王翥,又名王石声。在上海地方志美术志中记载:“1902年在上海创立的英美烟公司,设有广告部和图画间,除了从国外请来英、美、德、日画家外,还聘有中国的画家二十多位,其中著名的有胡伯翔、张光宇、丁悚、梁鼎铭、倪耕野、张正宇……王翥等”。在上世纪30年代,王翥担任了当时规模最大的联合广告公司图画部主任。

王翥的资料现在已很难觅到,我托青岛良友书坊的臧先生帮忙找找,不久他发来了美术界前辈丁浩的回忆文章,以及王翥的肖像照和一张作品彩照。作品画的是一张竖幅“奇异安迪生电灯泡”广告招贴,内容取材中国传说

故事“秦台仙侣图”,看得出王翥当年是极有功力的画家。画家、设计师的身份并不能满足他的志向,到四十年代初,王翥跨界转行,开启了另一段传奇人生。

王翥在广告经营中结识了新光内衣厂老板傅良

不平凡的家庭

奚耀艺

骏,当时的规模只是亭子间工场。他出资入股新光厂后,成立了股份制企业新光标准内衣染织厂,王翥任董事总经理,他们一起打造了红遍大江南北、被誉为“中国衬衫之父”的内衣品牌司麦脱,建成了有职工2200多人,具有相当规模的从织布、漂染到生产衬衫的一条龙联合企业,产品远销世界各地。

王总排行第七,在他出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知道父亲是个画家,只知道他是开工厂的。我在王家翻阅老照片时,发现

了几张李宗仁视察新光厂时与王翥等人的合影。王总说:“我们家里早没有父亲的照片了,这些是我几年前在新光厂的档案室里找到的。上海解放后,我父亲去了中国香港,傅良骏去了中国台湾,他们那里都有分厂,可以继续生产经营。家里就只有我母亲和八个子女,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二哥在我两岁时就加入了上海地下党。”说起二哥王向毅,又牵出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王向毅,在家排行老三,在14岁时,乔石主持了他加入地下党的宣誓仪式。王向毅有了党组织的引导,积极发动同学、团结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此后,王向毅陆续发展了老四王金元、老五王金松加入了地下党。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向毅利用大哥王福康的证件考上了大夏大学(华东师大前身)读大三,继续组织学生抗争运动。

在追捕野兔过程中,有趣的是,那些率先发现并追捕者总是逮不到野兔,因为野兔跑得实在太快。于是村民接力追捕,一群人前呼后应,率先追捕者跑不动了,后面人接连追。当然野兔不会束手就擒,它奔跑时会左冲右突,适时从

奔跑吧,野兔

曹益君

不过倘在野外空旷,无处藏身地,野兔也会被人抓获,因为它奔跑能量有限。据说野兔奔跑3里路后,它再也跑不动了。但总体而言,野兔被人抓获几率不大,更多时候它们得以逃生,消失在茫茫原野。

大自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想想野兔家族一路走来,也同它乖巧习性有关。野兔喜静,常在烟稀少处,在半坡上,河岸边的草丛里潜伏。同时,它又很警觉,红红的眼睛时常关注周边一切;翕动的鼻子不断辨析周边异样气

何兆武先生去世了,他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前段时间,我偶尔翻出夹在《上学记》里何先生写给我的几通信。何先生是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译者,他特意在卡片上写了书中一段康德的话赠我留作纪念。又想起先生,眼泪都要落下来了。我认识何先生比较晚,十多年前,他的口述历史《上学记》甫一出版,便轰动读书界,这是先生口述访谈整理之作。我去采访何先生,请他谈谈他在西南联大七年学习期间的见闻。何先生极其谦虚,他说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是: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他反复强调自己的一生碌碌无为,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而已,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

不久前,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我又想起当年何先生和我讲西南联大的那些事情。当年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可谓人才济济。力学家周培源,任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教授,他的班上,尽管只有8名学生,就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何兆武跟杨振宁不在一个系,也不在一级,因为杨振宁是当时联大物理系“三大才子”之一,所以何先生说自己是认得杨。

联大学生没事就到昆明大西门外的几十家茶馆喝茶聊天,价钱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最清楚记得有一次,我在茶馆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你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独创性),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何兆武说,后来他想明白了,年轻人大概需要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本来就是后一代胜过前一代,你后一代永远跑在前一代的前边磕头,那你还有什么出息。”

一天晚上,王向毅正在家中睡觉。王家大女儿是兄弟姐妹中的大姐,听到外面急促敲门声,知道情况不妙,几个弟弟平时在外面干的作为她有所耳闻,马上跑到王向毅房间。闻讯后,王向毅立即翻窗躲在了外面的屋顶上。而后大姐自己下楼去开了门。户籍警带着一队特务冲了进来,急促地问:“王福康在家吗?”大姐一愣:“王福康?他不在家!”老二王福康学的是纺织专业,是王家事业的培养对象,此刻,他正在通州路上的广中染织厂实习。原来王向毅在学生留宿的是王福康的名字,特务要抓的是王向毅,却按王福康的名字来抓人。特务立刻用王家电话打通了广中厂,确认王福康正在宿舍睡觉,就在王家客堂留了两人,其余人去厂里抓人。就

这样,王福康被抓后,关进了提篮桥监狱。特务走后,大姐和王向毅乔装打扮成一对恋人,趁着夜色去成都路一处亲戚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王向毅去金门饭店与地下党组织接头,得到上级指示后马上离开上海,去了苏北解放区。1949年5月,王向毅被编入南下干部纵队,投入对接管上海的工作中,上世纪80年代还担任了中共上海宝山县委书记。

王福康被捕入狱后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当局在发现抓错人后,并未马上放人,知道王家是有钱人家,就想设法敲竹杠,王福康通过各种关系,花了一些金条钱财才把大儿子保了出来。王福康在监狱里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对当局腐败行为深恶痛绝,思想上也有了根本的转变。上海解放时,他未跟随父亲去香港经营和继承家族生意,而是留在上海参加了新中国纺织事业的建设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现在王家八个子女中,三位还健在,老六王金中是八十年代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副总经理,是流行乐磁带风行时代的重要音乐策划人和推手;最小的八妹王曰美是解放军艺术学院钢琴教授,桃李满天下,退休后定居美国。

一百年来,王家父母与八个子女两代人的家庭关系和各自人生经历,以及发生的惊悚忧惧、悲欢离合故事,犹如电视剧一般连续演绎着我们百年来的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变迁,但他们的故事是真实的,也是不平凡的。当我把王翥的绘画图片转发给老领导,三位耄耋老人看后都激动地说:“这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父亲的作品……”

前一代和后一代
沈琦华

燕子飞翔的姿势是优美的,莺歌燕舞给江南增添了许多情趣与生机。
责编:杨晓晖

